



□肖复兴

现在,我越发对“行万里路,读万卷书”和“读书破万卷,下笔如有神”这样的说法感到怀疑。行万里路,一个人是可以做到的,红军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,都可以长征两万五千里,现在交通状况完全现代化,更是不在话下。读万卷书,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,恐怕要打一个问号了。作为读书的一种口号,这样的说法自然是不错的,但人这一辈子真的有必要去读万卷书吗?

少年时家穷,没有几本书。第一次见到那么多的书,而且是藏在有玻璃门的书柜里,是在一个同学家里看到的,他父亲是当时北京日报的总编辑周游。那时,真的很羡慕。渴望万卷书,坐拥书城,是少年的梦想。其实,也是那时的虚荣。

买的书、藏的书,与日俱增,显得很有学问,仿佛读了那么多的书,颇像老财主藏粮藏宝一样,心里很满足。读书万卷,依然膨胀着读书的虚荣。

大概是随着年龄的增长,对于读书的理解,和年轻时候不大一样了吧?再加上家里的书越来越多,不胜其累,便越发对读书万卷产生了怀疑。我不是藏书家,只是一个普通的作者兼读者,买来的书是为了看的,不是为了藏的。清理旧书便迫在眉睫,发现不少书其实真的没用,既没有收藏价值,也没有阅读价值,有些根本连翻都没翻过,只是平添了日子落上的灰尘。便想起曾经看过的田汉话剧《丽人行》,其中有这样一个细节:丽人和一商人同居,开始时,家中的书架上,商人投其所好摆满琳琅满目的书籍,但到了后来,书架上摆满的就都是丽人形形色色的高跟鞋了。心里不禁嘲笑自己,和那丽人何其相似,不少书不过也是充当了摆设而已。买书不读,书便没有什么价值。从此开始下决心,一次次处理掉那些无用的书或自己根本不看的书,然后毫不留情地把它们扔掉,连送人都不值得。

我相信很多人会和我一样,买书和藏书的过程,就是不断扔书的过程。买书、藏书和扔书并存,是一面三棱镜,折射出的是我们自己对于书的认知的影子。

现在,我越发相信,读书万卷,只是一个听起来很好听的词汇、一个颇具诱惑力的美梦、一个读书日动人的口号。我仔细清点一下,自己应该算是个读书人吧,但自己读过万卷书吗?没有。那么,为什么要相信这样虚荣的读书诱惑?为什么还要让别人也相信这样虚荣的读书口号呢?

书买来是给自己看的,不是给别人看的。正经的读书人(刨去藏书家),应该是书越看越少,越看越薄才是。再多的书,能够让你想翻第二遍的,就如同能够让你想见第二遍的好女人一样少。想明白了这一点,贴满家中几面墙的十个书柜里,填鸭一般塞满的那些书,有枣一棍子没枣一棒子买来的那些书,不是你的六官粉黛,不是你的列阵将士,不是你的秘笈珍宝,甚至连你取暖烧火用的柴火垛和如厕的擦屁股纸都不是,是真真用不了那么多的,需要毫不留情地扔掉。在扔书的过程中,我这样劝解自己:没有什么舍不得的,你不是在丢弃多年的老友和发小儿,也不是抛下结发的女妻或新欢,你只是摒弃那些虚张声势的无用之别名和以为书中自有颜如玉、书中自有黄金屋的虚妄与虚荣,以及名利之间以文字涂饰的文绉绉的欲望。

我不知道别人如何,单就我来说,这些年扔掉的书比书架上现存的书肯定要少。尽管这样,那些书依然占有我家整整十个书柜。下定决心,坚决扔掉那些可有可无的书,是为拥挤的家瘦身,为自己的读书正本清源。因为只有扔掉书之后,方才能够水落石出一般彰显出读书的价值和意义。一次次淘汰之后,剩下的那些书,才是与我不离不弃的,显示出它们对于我的作用,是其他书无可取代的;我对它们形影不离,说明了我对它们的感情,是长期的日子中相互依存和彼此镜鉴的结果。这样的书,便如同由日子磨出的足下老茧,不是装点面孔上的美人痣,为的不是好看,而是走路时有用。

真的,不要再相信什么“读书破万卷,下笔如有神”“行万里路,读万卷书”一类诱惑我们的诗句和口号。与其做那读万卷书的虚荣乃至虚妄之梦,不如认真地、反复地读少一些甚至只是几本值得你读的好书。罗曼·罗兰说:人这一辈子,真正的朋友,其实就那么几个。也可以说,人这一辈子,真正影响你并对你有帮助的书,一定不是那么虚荣和虚妄的“万卷”,而只要那很少的几本,就足够了。

□戴永夏

端午是极富民族特色的传统节日,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。它的节俗活动丰富多彩,诗情浓郁,不但在民间广为流传,在过去的皇官中也颇受青睐。而且,由于皇家的特殊需要,一些节俗又有新的发展,增添了一些新的内容。这一变化,在唐代以后尤为明显。

唐代宫廷中的端午习俗,大多已将原有的特定意义淡化,演变为一种以娱乐为主的节日。如唐宫中过端午也吃粽子,粽子不但品种多,而且别出心裁。唐玄宗开元年间,宫中就制作出一种可供娱乐的“粉团”粽子。将“粉团”置于盘中,再从稍远处用小弓箭射击,被射中者便可取而食之。因“粉团”又小又滑,较难射中,玩起来比较有趣,这一游戏很快从官中传至民间,成为广泛流传的端午习俗。

端午在唐朝已成为一个重要节日,皇帝也十分看重,常常会在这一天大赏群臣。皇帝赏赐的常用之物是扇子。据《唐会要》记载,贞观十八年(644年)端午节这天,唐太宗御笔亲题“鸾”“凤”“蝶”“龙”四个字于“飞白扇”上,赐给司徒长孙无忌和吏部尚书杨师道,并说:“五月旧俗,必服用玩相贺。今朕各遣卿飞白扇二枚,庶动清风,以赠美德。”除扇子外,服饰、食品、药品等也可作为赠品。有一年端午节,在朝中任左拾遗的杜甫就得到一件唐肃宗赐的夏衣。杜甫在《端午日赐衣》一诗中写道:“官衣亦有名,端午被恩荣。细葛含风软,香罗叠雪轻。自天题处湿,当暑著来清。意内称长短,终身荷圣情。”

宋代皇官中的端午节过得更为隆重。据吴自牧的《梦粱录》记载:端午节前,官中专设的造办机构要精心制作一些红纱彩金匣子,匣中放着用菖蒲或通草雕刻的天师御虎像,四周围着五色菖蒲叶。匣中还放着珠翠做成的蛇、蝎、蜈蚣等毒虫,四周用专门降服它们的菱叶及葵花、榴花等花朵簇拥着,象征对它们进行剿灭。皇帝在这天按惯例赏赐大臣经筒、符袋等物品,内装各式糖果、金花、巧粽等,意在禳毒消灾,祈求平安吉祥。南宋偏安小朝廷端午节这天的活动也很奢华。据《乾淳岁时记》记载,每至端午节,官内都要插食盘架,摆设供奉天师、艾虎的山子数十座,还将五色蒲丝、百草霜盛在三层的大盒中,里面装着珠翠、艾草及葵花、榴花等各种花朵,以及用珠翠做成的蜈蚣、蛇、蝎、蜈蚣等毒虫。这一天,官中还将插着葵花、榴花、栀子等花的几十个金瓶环绕着殿阁摆放起来,用以驱毒去邪。皇上这天要向后妃、内侍、诸阁臣僚行赏,赏赐的物品有珍珠玉翠、绛罗绸缎等。从赏赐的豪侈上也可看出,当时的节俗已离原来的纪念意义相去甚远。

元代官中过端午,受汉族传统影响,也举行庆祝活动,除保留插艾虎、悬味符、赠画扇、赛龙舟等节俗外,又增加了射柳和捶丸等新内容。射柳就是骑在马上用箭射柳枝。端午这天,在祭拜过天地后,官中便进行射柳比赛:先在广场上插两行柳枝,参赛者按尊卑长幼排成几队。比赛时,参赛者骑马飞奔,用无羽簇箭射柳。既射断柳枝又能手接断柳飞驰离去者为上等,只射断柳枝而不能接住断柳者为中等,射不断或射不中者为下等。上中等为胜,下等为负。那火爆场面,恰如明代诗人高启所写:“不设画熊侯,营前折条短。一发万人呼,青青正中断。”捶丸又称步打球,即徒步挥杖打球,与现代打曲棍球相似。这两项活动在元代都比较兴盛,因而也成了端午节官中娱乐的重要内容。

明代官中的端午节,从五月初一起,一直过到五月十三日。这期间,官室的大门两旁都摆放着插有菖蒲和艾蒿的花盆;门上悬挂的吊屏上,画着天师、仙子、仙女执剑降五毒的故事,悬一整月方撤。官眷内臣们也都穿上绣有五毒、艾虎的补子蟒衣,用这种节日装束来向“毒虫”宣战。到五月初五这天,活动达到高潮。午饭时,官中的眷属臣僚都饮用朱砂、雄黄、菖蒲酿制的药酒,吃粽子和加蒜过水的温淘面。后妃官女则佩戴艾叶,身上画着治病符,兴高采烈地到后花园观赏盛开的石榴花。

清代官中的端午节习俗与明代大同小异,只是更为隆重热闹。届时,各官殿都挂起五毒吊屏,门上插着菖蒲棒,房中贴着五毒符,挂着天师、钟馗像;皇帝及亲眷头戴艾蒿,腰佩绘有五毒和龙舟等图案的荷包,以此驱邪避恶,祈求平安。

这天的节俗活动,最主要的是登龙舟、吃粽子。一份清宫档案这样记载雍正皇帝在圆明园过端午的情景:这天一早,王公大臣便云集勤政殿向雍正皇帝行叩节礼,随后陪同皇帝出宫到圆明园,登上数十艘龙舟,在波平如镜的湖面上由东海至西海畅游。装饰一新的龙舟上,琴瑟声声,锣鼓齐鸣,场面十分热闹。雍正皇帝将蒲酒、粽子等分赏给群臣,与之共食共乐,直到傍晚才返回官中。再一项活动就是赏赐朝臣。端午这天,皇帝照例要把羽扇、食品、药物、茶叶等赐给大臣们。另外,官中这天还用演戏来庆贺节日。演出的剧目主要有《阐道除邪》《灵符济世》《怯邪应节》《采药降魔》《奉敕除妖》等,热闹有趣,进一步活跃了节日气氛。

〔民俗溯源〕
古代宫廷中的端午习俗

〔文化杂谈〕

对『读书破万卷』的质疑



这种读书的虚荣,一直延续了很久。

记得从北大荒插队回北京当老师,是46年前,1974年的春天。第一个月的工资,我买了一个书架,花了22元,那时我的工资42.5元。那是我的第一个书架。之后便开始渴望有书将书架塞满。

10年之后,1984年,我从平房搬入楼房,买了四个书柜。那时,所有家具都不好买,每种家具都要工业券。说起工业券,现在的年轻人会很陌生,那是那个时代计划经济的产物,要买日常家用大一点儿的物品,都需要工业券,越大的物品,需要的工业券数额越多。比如,买当时结婚用的三大件——缝纫机、自行车、大衣柜,没有一定数额的工业券是不行的。我想买书柜,但我没有那么多的工业券。一个拉平板车为顾客送货上门的壮汉,看见我围着书柜“转圈子”,走上前来和我打招呼,问我是不是想买书柜,我说是,就是没有工业券。他把我拉到门外,说他有办法,但每个书柜需要加10元钱。那时候,一个书柜只要60元。我的工资每月从42.5元涨到47元,但四个书柜加上这个加价,一共将近300元,不是个小数目。求书柜心切,我咬咬牙答应了他的加价。过了两天,他真的把四个崭新的书柜送到了我家。

有了四个新书柜,让书把书柜塞满,成了那一阵子的活儿。读书破万卷,对我依然诱惑力颇大。仔细想想,塞满四个书柜的那些新买来的书,至今很多本都是从来没有读过的。读书的虚荣,藏在买书之中,藏在我家的四个书柜之中。

如今,几次搬家,当年买的四个书柜早被淘汰,而变成了十个书柜,

